

● ZHANG GUO XIAN DAI
● XI JU GUAN NIAN YAN JU

● 张健 著

中国现代 喜剧观念研究



出版社

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研究

张 健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傅占武

封面设计:刘学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研究/张健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6

ISBN 7-303-03601-6

I. 中… I. 张… III. 喜剧-艺术性-中国-研究 IV. J8
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6180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市昌平区三工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83 千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定价: 8.00 元

序

董健

《剧影月报》约稿，我想写一篇呼唤喜剧精神的短文。近来痛感无孔不入的伪劣产品（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实为社会一大公害。因想起喜剧之“笑”便有一种在人类灵魂中驱杀虚伪之魔的功能，何不拿来作精神领域“打假”的一招？文章就从此落笔。正写作中，张健博士来信，嘱我为他的《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研究》作序。先是为此书的出版而高兴，但接着就为这作序之请而颇费踌躇——现在的序文，不是也因为难免“伪劣”之嫌而声誉日下了吗？

我读过不少精彩的序文。十多年前陈白尘教授为《何迟相声集》作的序，以一位老喜剧家的热诚和睿智，以挥洒自如的幽默、讽刺之笔，写出了相声作者与相声艺术的命运以及笑的艺术之真谛所在。此文至今令我难忘。但这些年来，不少序文却是假的，不过是一种“包装”而已。有的作者请名人作序，那名人自然是或因年迈或因事忙而不能动笔，只好由作者捉刀代笔、自吹自擂，以完成“包装”的任务。事情也有倒过来的：

有人为官多年，颇有权势，所缺者文名而已，便主动而又“热情”地要为某书作序。在“官本位”的社会里，一朝为官，便什么都懂，什么都发指示，作者岂敢得罪！何况这又是不用送礼就得来的“领导关怀”！于是一件纯净的精神产品便打上了一记不伦不类的“官印”。当然，也有主动送上门去讨“官序”的，那是想抬高（？）书的声价，或想借以吓退批评者：××都作了序，你敢说个“不”字！也有的文人则以为人作序为乐，被识者戏称为“序作家”，无奈书各有异，序者又非全才，那序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我由是而改变了多年来读书必由序读起的习惯，每遇序文便一翻而过，不管它挂的是学者还是官的大名。我也由是不敢为人作序，以免被读者带着怀疑的目光“一翻而过”。但我为什么欣然答应为张博士的书作序呢？原因有二：第一，我是此书写作全过程的“见证人”，从初稿起就读过不止一遍。第二，我对喜剧有一种特深的爱和特大的期望。这段有失敦厚、本可不发的“序的牢骚”也是由此而来的——既然希望喜剧来“打假”，何不先来碰碰序林之假！现在言归正传。

张健1990年入南京大学攻读“戏剧学”博士学位，他的指导教师便是陈白尘和我。张健喜欢喜剧，他入南大，显然是冲着白尘老来的，因为白尘老是我国现代著名剧作家，而喜剧创作尤为所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对喜剧的偏爱也与这位善良、正直的喜剧老人有关。自从1978年他来南大任教并兼中文系主任和戏剧研究室主任，我

一直和他在一起从事教学与研究，当过他所建立的戏剧研究室（现为戏剧影视研究所）副主任，并与他一起指导研究生。后来我当了副校长，读书日少，他为我惋惜；一旦届满下台，他连说了三个“好”字。相知如此，实为难得。他富有喜剧天才，语多幽默、机智，又善于讽刺和嘲弄，他一句话就能驱散你的一脸愁云和满腔郁愤，使你不由得一笑，使你顿觉人生的天地是这么宽广，邪恶的势力是那么丑陋和渺小。解放前，他的喜剧名著《升官图》曾使多少善良的人发出痛快淋漓的笑声，又曾使多少贪官污吏胆战心惊、无处逃遁！解放后，在文艺界政治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他的喜剧天才被压抑，他不能叫人开怀大笑了。“文革”之后，他才得以再试喜剧之笔，遂有《阿Q正传》和喜剧味甚浓的回忆录《云梦断忆》的问世。更重要的是，他在晚年还致力于人才的培养。我这个人，非常缺乏幽默、机智的才能，遇事每每板着面孔“直奔主题”，好怒而不善笑，活得很累，伤神不少。因此我更加欣赏幽默、机智之人，更加崇拜喜剧之作及相声、漫画等一切笑的艺术。与白尘老多年共事，得他性格与作品的熏染，我的灵魂得到不少解放；加之渐入老境，碰壁已多，轻浅直露之病稍改，于是对喜剧爱之日深，对喜剧精神亦求之日切。

这样一来，在陈白尘领衔建立、我亦滥竽其间的这个“戏剧学”博士点上，喜剧便最受青睐了。已毕业的十几位硕士和博士中，研究或创作喜剧者占了大多数。像现在北京人艺的编剧李龙

云、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编剧姚远、上海青艺的编剧赵耀民以及远在海外的郭顺，都有很好的作品问世，他们都是颇有幽默感、很富有现代喜剧精神的人。在喜剧研究方面，已任南大副教授的胡星亮博士有专著《中国现代喜剧流派》，随之而来的便是张健博士的《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研究》。张健入学时，除了考试公共课程外，专业课是免试的。因为他在硕士阶段对中国现代喜剧的研究已有可喜的成就，并有田本相、黄会林两位教授的推荐。我和白尘老看了他的材料，满意地收他入读。那时社会上唯钱是尚，搞学问的不单受穷，还被人瞧不起，“傻得像博士”时有所闻。已入“不惑”之年的张健，既无“大腕”人物的资助，又有妻小之累，却毅然走上了这条穷路。不过学校的“小环境”却对他很有利，整日与一批痴迷戏剧尤其是痴迷喜剧的师友相处，泡在浓厚的学术空气之中，他的长进很快。我担心他年岁稍长，外语过关不易，多提醒了几句，他居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报我，其执著精神可见一斑。至于全校研究生评奖，他自然是榜上有名，这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给他上课，是一种学术的交流和辩论，有时时至午夜而不知所止，两人却都很愉快。对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的研究，过去虽有人涉及，但并无专著问世。张健的研究是带有突破性和补白性的。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同行专家对此充分肯定，以全票A级通过了他的论文，南大学位委员会随即以全票通过授予博士学位。读博士一“傻”三年，意犹未尽，他

又进了北师大博士后流动站。现在出版的这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对此书的评价，不用我多说，其长短得失，学术界自有公论。《文学评论》已两次选登其专章，可见是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的。

中国的喜剧发展不够，创作弱，研究亦弱。我们要呼唤喜剧精神到人间。张健算是参加了这呼唤。呼唤的人还应该多一些。

我爱喜剧超过悲剧。喜剧精神在人类文明史上劝善惩恶、镇邪扶正之功甚大，但一向没有得到公正的承认，这恐怕是人类“自欺”和“护短”的根性所致，尤其在中国是如此。先秦以降，中国的喜剧精神主要存在于民间，一直受到官方主流文化——儒学的贬抑。所谓“寓庄于谐”，虽为贤者所倡，并未受到应有重视。先秦歌舞剧中的喜剧性表演是被排斥的。优孟、优旃、优施这样的幽默、机智的“笑星”之祖多来自民间，入宫廷被当玩物。优施稍一施展喜剧才能，孔子马上大怒：“笑君者，罪当死！”这个喜剧家终于因逗笑被杀，成为我国历史上为喜剧而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儒家最早的一部美学《乐记》，精当之论不少，独于喜剧性的乐舞表演视若洪水猛兽。“乐”被“礼”压，庄重严肃，从此喜剧不登大雅之堂。这真是民族的大悲哀，民族文化的大损失！在遭贬斥和压抑的命运中，真正的喜剧精神萎缩，喜剧也随之异化，变成了低级庸俗的玩物或掩盖矛盾的麻醉剂，结果进一步招来物议，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形成了一个喜剧倒霉的“恶性循环”

图”。

其实，真正的喜剧精神是比悲剧精神更高妙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审美精神。尽管在不同时代的历史环境里，“悲”与“喜”各有其用，其兴衰亦各有因，但生命与智慧之光更多地属于喜剧。那些腐朽丑恶的势力，外表堂而皇之，维系存在主要靠做假，靠虚伪。他们不怕哭，不怕骂，唯独最怕笑，最怕揭出“麒麟下的马脚”，当众出丑。俄国作家赫尔岑说得好：“笑声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毁灭性武器之一，伏尔泰的笑声像闪电和惊雷一样有力。偶像在笑声中倒下；桂冠在笑声中落地；那装在镶银镜框中的创造奇迹的圣像，在笑声中也变成了装在黯然失色的框子中的三流画像了。”四人帮横行时，你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痛哭流涕的演说，他们可以抓你、杀你，而且“义正词严”，像在惩治坏人，挽救国家。但政治笑话一起，他们怕极了，至今人们还记得他们拼命追查所谓“谣言”的那副狼狈相，追查未完他们就垮了。真正喜剧的笑，是“真理在我”的自信心的表现，是机智、幽默之火淬出的镇妖伏魔之剑，是丑恶灵魂的克星，是即将倾塌的美丽的人性之宫的救星。这是悲剧所做不到的。所以马克思在谈到林肯作为“一个来自人民的常人”的幽默时，曾引用黑格尔的话说：“喜剧高于悲剧，理性的幽默高于理性的激情。”恩格斯也认为“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

在去年《上海戏剧》第一期上，我在回答

“面向二十一世纪——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新思考”专栏的问题时说过，“喜剧将比悲剧和正剧发达得多”。我现在仍坚持这一看法，相信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喜剧的世界。本世纪初，王国维对一位英国作家的观点作过这样的介绍：“霍雷士曰：‘人生者，自观之者言之，则为一喜剧，自感之者言之，则又为悲剧也。’”这里所说的“观之”，即以高度的理性和周密的思考来观察世界，看得越深越远越透越好；所谓“感之”，即以高度的激情和真切的感受来觉察世界，讲究的是情动于衷、痛切感人。前者导致喜剧之作，后者导致悲剧的诞生。人类总是踏着文明之梯向智慧、理性的顶峰攀登的。当今世界，多极竞争，科技发达，文化交流频繁，信息传播迅速，人们的感情固不稍减，但精神世界将更加丰富。人们将变得更加聪明、理智，人们对世界、人生将是“观之”与“感之”相结合而以“观之”统摄全局。人类将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缺点而毫不护短。人类将笑着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将笑着把一切陈旧有害的东西（精神的和物质的，经济关系中的和政治关系中的）送进历史的坟墓。因此，喜剧精神将大大发扬，是势所必然的事。在新一代人的世界观中，悲剧的本质将不复存在。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心目中，美好事物使我笑，丑恶事物我亦笑之，何必一本正经像个大傻瓜！看来，现实题材的纯悲剧的消亡是很可能的。将“观之”与“感之”相结合，充其量也只是悲喜剧而非纯悲剧。而所谓“悲喜剧”也绝非悲剧加喜剧，其实质仍是喜剧。

这么说来，今后不是喜剧的时代吗！

就以中国国情言之，也将是一个喜剧的时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结果，在人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科学的理性的眼光将大大加强。而一切束缚经济发展、禁锢人的精神、扭曲人的本性的旧制度、旧教条，越来越显出末世的败相，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历史的“丑角”，那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人们对这个急剧转形的社会将是“观之者”多而“感之者”少。这不正是一个产生真正喜剧的大好时代吗？真正的喜剧精神，是向一切虚伪、丑恶事物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利器，也是一切聪明、善良的人们在虚伪、丑恶事物包围中进行自卫的堡垒和休养身心的乐园。现在社会上假的东西太多了。官场、文场、商场、情场……处处有假。从假药、假酒、假烟到假大空的演说、文章，形式主义的典礼、会议，以至戏剧的会演、评奖都难避作假贿选之害。有的地方甚至有了用钱买的假官（当然，不用钱买的裙带关系官也是假的）。各地都设了“打假办公室”，可惜它只打物质产品之假，别的假还一时打不到。那么，精神领域里的“打假”任务，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喜剧及其姊妹艺术如漫画、相声、杂文等担当起来。有民主法制的保证和保护，笑的艺术大有可为！

总之，幽默、机智、滑稽、讽刺，都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审美精神，尤以幽默的素质和品位为最高。幽默是人类智慧之光，是一种大度、超然的心态，是人性国度里最美好的一块园地。幽默

是爱所爱的真情之升华，是恨所恨的真情之提炼。有幽默感的人有福了，有幽默之风的民族有望了。在世纪之交，让我们大声呼唤新的真正的喜剧精神的到来！我们期待更多的喜剧作品和喜剧理论专著出世！张健博士参加了“喜剧大合唱，”我们感谢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才使他得以参加这“大合唱”，不也很值得我们感谢吗？最后，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教授的关怀和支持，也是叫我们难以忘怀的。

1994年2月20日

于跬步小流斋

前 言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出现了持续不衰的“喜剧热”，与此同时，在相关的学术领域，人们对喜剧现象也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研究热忱。据统计：近十多年有关喜剧美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远远超过前 27 年的总和；理论专著、论文集、普及性读物、工具书和翻译著作现已出版 40 余部，发表论文千余篇，并且出现了像陈孝英的《幽默的奥秘》、卮荣本的《笑与喜剧美学》和潘智彪的《喜剧心理学》这样旨在创建学科体系的得力之作⁽¹⁾。所有这一切，作为可喜的文化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美流向的新变化，显示了我国喜剧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且预示着中国当代喜剧观念多元化的光辉前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沉醉在以往所取得的成绩中，在我们为喜剧研究的新拓展而自豪、而雀跃的同时，有必要清醒地意识到：在现有的研究中至今还存在着不少盲点。对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的整体审视就是这些盲点中的一个。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这方面系统研究的专著面世，这

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至于零星出现的论文，则往往停留在对于个别作家或美学家喜剧观念的评述上，明显不能达到宏观概括的高度。就此意义而言，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的学术专著。著者固然希望能够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他希望能以研究者自身寂寞的悲哀，换取人们发现的乐趣。

从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期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的前辈不仅成功地完成了中国喜剧观念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而且在建构民族喜剧理论体系方面表现出可贵的追求，其间既有成功的欢悦，也有失败的苦涩，需要我们的研究、品味和评说。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认识他们的同时也会更深切地认识了我们自己，历史的总结和借鉴能够帮助我们尽早走出喜剧欧洲中心论的阴影，使当代中国人得以中华民族特有的致思方式对作为一种世界性人类文化现象的喜剧艺术做出自己独特的解释。

此外，关于本书还需做如下说明：

著者认为：喜剧观念一般具有两种基本的表现形态，其一为理论形态，主要指思维主体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命题及其体系集中表达的对于喜剧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其二为艺术形态，主要是指隐含在作品内部，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对于喜剧基本问题的理解和看法。本书的审视范围主要限于前者；关于后者，著者计划结合具体作品另书专论。

就理论形态而言，又包括两个基本的层面，其

一为美学层面，其二为戏剧学层面。一般来说，前者以喜剧审美为对象，它不仅包括喜剧作品，而且包括喜剧性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以及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喜剧性现象；后者则主要以喜剧作品为对象，也即是说，前者在研究范围上要广于后者。后者当然也会涉及生活中的喜剧性现象，但它往往更注意从反映和被反映的角度去研究喜剧作品和喜剧性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而前者则必须超越这种关系，从形形色色的喜剧性生活和艺术现象中提取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前者较之后者具有更高的概括度和普泛性，当然，两者的区分并非绝对，尤其在我们研究的这一历史阶段，它们时常又是难以区别的。

本书除“前言”外，共分两部分。第一章为总论，对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的历史演进作宏观整体性考察，旨在把握其基本的历史特征及其规律。分论部分包括第二、三两章，分别研究主观论和客观论主要代表人物具体的喜剧观。

本书的写作一直是在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的悉心指导下进行的；在审阅初稿过程中，朱栋霖教授曾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目 录

序	(3)
前 言	(12)
第一章 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的历史演进	(1)
第一节 痛苦的反省与寂寞的新生	(1)
在新世纪的挑战面前	(1)
主观论和客观论	(8)
不平衡的格局	(17)
第二节 必然的分化与未完成的整合	(27)
精神的炼金术	(28)
社会人生的镜与灯	(36)
未完成的整合	(45)
第三节 中国喜剧观念的现代化	(52)
现代人文意识的觉醒	(52)
对象意识的确立与视向的转移	(61)
主体的昂奋与观念的系统化	(72)
第二章 寻找精神的绿地	(82)
第一节 王国维：痛苦的游戏	(82)
“喜剧”范畴的确立	(82)
倾斜的天平	(85)
痛苦的游戏	(92)
第二节 朱光潜：征服与遁逃	(99)

	对于喜剧美感的心理学分析	(99)
	喜剧诙谐和悲剧诙谐	(105)
	征服与遁逃	(111)
第三节	林语堂：精神的伊甸园	(119)
	自我的表现与表现的空间	(120)
	来自德语文化系统的启示	(129)
	精神的伊甸园	(136)
	浪漫情怀和失败者温婉的歌	(144)
第三章	踏入现实之门	(151)
第一节	鲁迅：猛士之歌	(151)
	走向客观论	(152)
	喜剧撕破说	(158)
	艺术讽刺论	(165)
第二节	蔡仪：挑战者	(169)
	秀婉与笑剧的美感	(170)
	喜剧与偶然	(172)
	未完成的论题	(175)
第三节	张骏祥：理智的冷眼	(177)
	柏格森与尼柯尔的结合	(178)
	理智的冷眼	(181)
	客观论的拓展	(185)
注释		(194)
附录一：主要参考书目		(212)
附录二：关于《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研究》		
	一书的评阅、评议意见	(217)
后 记		(231)